

原创长篇小说

刺

生存与责任 潜规则与道德良心 爱情与阴谋……

龙氏药业24岁女掌门艰难前行的荆棘之路

小说深层次披露了某些医药制造企业种种不为人知的内幕

药

lieyao

崔民◎著

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刺

崔 民◎著

药

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烈药/崔民著. —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07. 6

ISBN 978-7-106-02781-0

I. 烈… II. 崔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75980 号

责任编辑: 曹 茜 蔡宝琰

封面设计: 武晓强

版式设计: 武晓强

烈 药

崔 民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

电话: 64296657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
64296742 (邮购部)

E-mail: cfpw@edude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京北印刷厂

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720×1020 毫米 1/16

印张/18.75 字数/250 千字

印 数 1—9000 册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2781-0/I·0631

定 价 26.00 元

引 子

龙在天来到办公室，看到桌上有一个密封的文件袋，标着“绝密”字样，并注明是专门呈报给他的。他把文件袋拆开，里面是一份来自实验室的报告，最后署名：朱可。报告中使用的都是专业名词，龙在天看过一遍，从头再看一遍，又看了一遍。他阅读的速度越来越慢。

最后，他终于理解了那些稀奇古怪文字的含意，他告诉秘书凯旋：

“我出去一下，一个小时内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。”

龙在天几乎是立刻出发，单独驾车，没带司机。

他要去见见那个朱可。

他绝对不超过四十岁，虽然他的头发都快掉完了，脑后还剩下那么稀稀拉拉的一圈。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成年人中罕见的纯真，还有，执拗的自尊。他高瘦细弱，脸上的灼痕斑斑点点，很显眼。他说这是实验室给他做的记号。

此刻他看上去有些局促不安，似乎不太习惯有人到他的实验室里来。

“我看过你的报告了。”

龙在天微笑着告诉他说。

“有些地方我不是太明白，想麻烦你帮我解释一下，可以吗？”

似乎一瞬间，朱可的紧张不安烟消云散。他的身体不易察觉地倾向龙在天，自信地、以极快的速度说：

“利用酵素与多醣黏膜的阻断作用来抑制胶原蛋白分泌的实验，我取得了初步成功。胶原蛋白，您一定知道，它是组织相互联结的最基本的元素。”

“没错。”

龙在天立刻回答。其实，他只是不想费劲了解这个专业术语。

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朱可的研究如果成功，将延后人体的老化进程，全面激活人体的体能机制。这将是一项划时代的创举，它不啻于一颗威力无比的核弹，引爆医药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。

他找了把椅子坐下来认真倾听朱可的解说，心想：如果这项研究成功，对全世界全人类的意义都将是非凡的，所有男人和女人，都可以轻易地让自己延年益寿。更重要的是，他（她）们不会因为一具老朽的皮囊而拒绝长寿。保持身体机能的正常运作，这是关键。七十岁的年龄三十岁的脸，谁会不渴望？

“药物的吸收不必非得经由注射。”

朱可告诉龙在天：

“按照我的推算，药物也可以由口服吸收至人体，药丸或者胶囊都可以。”

这种药物的功效如果得以实现，将震惊全世界，掀起医药界大革命。

当然，龙氏企业也将因此赚得取之不尽的财富。他们可以自己制造，也可以将制造权高价特许给其他公司。无论怎样，龙氏都将财源滚滚。

凡是年过五十的人没有理由不买这种药，没有人不

想青春永驻。

想到这里，龙在天向来波澜不惊的脸上也有了一丝兴奋。

“离目标还有多远？”

“我在报告里已经说了，过去四年，我拿小动物进行实验，得到的结果几乎都是正面的。下一步，就是人体实验了。”

龙在天很欣赏朱可对研究的那种热忱。也许在别人眼里，他有些傻。

“你估计还要多久才能进行正式投产？”

“如果人体实验一切顺利的话——还要至少两到三年。”

“很好。不管你有什么需要——钱、额外的支出、设备……一定要让我知道。我要你尽可能提早完成一切前期准备工作。”

龙在天站起来，朱可也跟着他的动作跳起来。

“我——很高兴，您能亲自到我这里来。”

朱可微笑着，有点儿不好意思地又接着说：

“我，我也很感谢您。”

“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”

龙在天微笑着说。

朱可送龙在天到门口，抢先给他拉开门，又转过头来看着他的眼睛：

“必须进行人体实验阶段。”

“我同意。”

龙在天说。

“当然要进行。”龙在天想。

这是唯一的，也是最后的步骤了。

第一章

龙吟穿过酒店大厅，没有注意到背后，一个门童涨红着脸跟上来。

“龙小姐，您好，有您的信纸。”

门童试图用中文表达他的意思——虽然他把信说成是信纸，但他做到了。

“谢谢你。”

作为龙氏企业总裁龙在天唯一的女儿，龙吟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参加一年一度在柏林举行的药业峰会。每次她都住这家酒店。她喜欢朝向街道宽阔透明的拱形窗，阳光如水般流淌，无遮无拦，窗棂高贵古朴的造型更是每每成为路人游客目光的焦点。这里的房间宽敞而且独具风格，家具沉重老旧，却有另一番风味的舒适，巨大的皮沙发、古老的报刊架、内敛而高贵的古董桌、柔软的躺椅……这一切给人感觉古色古香，恰恰暗合了龙吟骨子里的一种依恋。

此时龙吟穿着雪白的V领短袖衫，米色休闲长裤，浅褐色软底便鞋。黄种人特有的细腻皮肤，飞瀑般倾泻而下的黑发，相对于欧洲女人而言娇小玲珑的身材，使她举手投足间都充满着东方情调的温柔魅力。酒店大厅的许多外国人都不由自主地对她注目微笑。然而，龙吟却天真得丝毫不为自己的美丽感到骄傲，她认为看到的所有微笑都出自于礼貌——于是她也报以微笑。

门童一直送她到电梯口。

龙吟微笑着看那张带着欣悦表情的脸消失在电梯门外。

龙吟回到房间关上房门，赤脚走在厚厚的羊毛地毯上，随手拆开信封。她外出就餐的这段时间里，有人把电话打到前台，他

们为她作了留言记录。龙吟不能把为她做过服务的所有酒店员工的面孔都记下来，但他们却都记住了她。

信很短，内容也很简单，简单到就两个字：速归。

龙吟很意外。会议明天就要召开，任何时候，龙氏企业都没有缺席过在柏林举办的任何一届药业峰会。她想不出有什么理由来解释看到的这张留言条。

龙吟还是拿起电话要了酒店的商务中心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她出现在机场候机大厅。

就让那些与会成员去猜测吧，任何时候，家族利益永远高于一切。

这是从懂事开始，龙吟就必须接受的第一教育。

龙吟在接机人群中并不意外地看到了李思危——父亲的助手，龙氏企业举足轻重的二号人物。这么多年，来机场接她的往往都是李思危。父亲是不会来的。他忙。作为龙氏企业的领头人，他确实太忙。龙吟意外的是，李思危的身边，戴珒琅眼镜穿黑西装的那个人，那是父亲的律师。他有空闲倒是少见。

李思危迎上来，很自然很体贴地，他接过龙吟的手提箱。

黑色的奔驰早就等在候机大厅外面，龙吟上了车。车没有开往龙氏企业办公大厦，而是前往龙家的别墅。除了办公室，龙在天其他的时间就是在这里，事实上，这所谓的家差不多是他第二个办公地点。也许父亲在那里等她吧。龙吟这样想。她看看身边的李思危，他正全神贯注地看着前方，表情凝重。龙吟把头转回来，看着车窗外一掠而过的树木。九月的阳光依然和煦，但树木却仿佛预知到秋天的萧瑟，路面上已有些许落叶，车轮过处总会带起一片两片的金黄。

龙吟恍然间顿悟，为什么会觉得哪里不对了。李思危今天接她时没有带花。

为他们开门的是陈姨，龙吟母亲还在世时她就在龙家了，这么多年，她差不多已经成为龙家一员。龙吟觉得，陈姨的表情看上去有些古怪。李思危率先走向书房。这是间四面都镶嵌了橡木墙壁的大房间，隔音效果极佳。

龙吟看着书桌上那只硕大的水晶烟缸，干干净净，这么说，父亲真的开始戒烟了？以往任何时候进来，那里面总是堆满了半截半截的雪茄。龙吟笑了：

“我爸爸呢？我以为他在等我们，看来，我们要等他了。”

李思危从背后注视着她，所以她看不到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

“龙吟，你听着，你父亲，他发生了意外。”

龙吟站在宽大的书桌前一动不动。

“他死了。”

李思危的声音低低的。其实，他可以在昨天那个越洋电话里就把龙在天的死讯告诉她。但是，龙吟和别人不同，他必须亲自告知她这个噩耗。

李思危清楚地看到龙吟的身体震动一下。许久，她转过来一张苍白的脸：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她的声音那么虚弱，李思危几乎听不到她在说什么。

“还没有更进一步的消息，我们还在和有关部门交涉，不过，应该可以排除车祸以外的其他假设。”

这是律师，他说话从来都是有板有眼。在龙吟看来，此刻这个穿着黑西装、保养得极好的男人，像一只报丧的乌鸦。

李思危补充说：

“只知道董事长单独驾车，遭遇车祸。一辆载重大卡车突然失控，侧翻在高架桥上，撞出护栏，而董事长的车，正好从桥下经过……”

“你们有没有送他去医院，医生有没有尽力，他……”

龙吟无助地闭上双眼。

“桥很高，那辆载重卡车，很大。”

李思危告诉她。没有告诉她的是，龙在天的死状。李思危去了现场，当那辆卡车被挪开后，他就知道，已经不能够完整地把他从天从驾车里掏出来了。

龙吟这时的脸色已经苍白到透明，李思危突然感觉不对，他赶紧问：

“你还好吧？”

龙吟简直是嫣然一笑，她说：

“没事，真的，我很好。谢谢你。要不要喝点儿茶吃点儿什么东西？从醒来到现在，我还什么都没吃呢，我饿了，饿得有点儿想吐，我让陈姨来，吃什么呢？”

李思危惊诧地看着她。他本能地婉拒她时才突然明白，她是因为父亲意外的死讯而惊悸过度了。她的眼睛异常明亮，她喃喃不绝地说一些没头没脑的话，她嘴角的笑意显然很僵硬，她的动作更像是被人操纵的木偶，机械、麻木。

“我父亲是最棒的司机。”

龙吟喋喋不休。

“十几岁的时候，他就偷偷地学会了开车，他开过许许多多车，有些车型恐怕这一辈子我也不会见到了，他从来没出过事故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他还曾经想过要当一个赛车手，参加 F1 方程式——”

“龙吟——”

李思危焦灼地心痛地看着她。

“呵你知道！你们还热烈地讨论过这事，想过要把它变成现实，对不对？”

龙吟依然无法平静下来。

李思危让律师退下，他静静地坐下来听龙吟说话。他已经明白，龙吟是想以此来麻痹自己丧父的锥心之痛。她滔滔不绝，她东拉西扯，她语无伦次——她无法面对她不愿面对的这个既成的残酷事实。李思危任由龙吟在那里来来回回絮絮叨叨，一瞬间，他仿佛又看见九年前那个脆弱敏感的中学生，一个对现实生活的冷酷无情毫无抵抗能力的小姑娘。这一刻，她承受着无法弥补的重创，她的所有伤痛——童年时代、少女时代的所有伤痛——一触即发，她已经近于歇斯底里。李思危开始担心，他担心她会就此崩溃。

“我帮你叫大夫来吧。”

李思危站起来。事实上，此刻，医生就等在旁边的房间里。

“还是请他开些药好让你——”

“不！请不要。我很好。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我想躺一下，我觉得有点儿累了。”

龙吟摊开双手，疲惫至极。

“要不要找个人来陪你？”

李思危心疼地看着她。

“不用。谢谢，真的。”

她送李思危到门口，李思危正要关门，她又突然叫住他。

“李思危！”

李思危转过头来。

“谢谢你。”

她说。

李思危关上房门离开后，龙吟只觉得浑身一软，她挣扎着爬到书桌对面那张巨大的沙发上。冰冷坚实的皮质沙发托着轻飘飘的龙吟的身体，她躺平躺好，呆呆地看着斜照在天花板上夕阳的影子，一动也不动。

她渐渐感受到那种锥心刺骨的剧痛，它们从身体各个部分出发，然后，汇集到她心里。她闭上眼睛。她不想借着镇静剂的作用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她就是要感受这刻骨铭心的痛苦，她要在这痛苦中回忆父亲。她能撑过去，一定能。因为，她姓龙，她是龙在天的女儿，她的身体里流淌着父亲的血。

一直到夜幕低垂，她就那么躺着，躺在依然冰冷的沙发上，她不许任何人进来，她真希望什么也不去想。然而，往事却历历在目。

她时而哭泣时而微笑，她知道自己已全然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，不过没关系，反正没人听见。这幢巨大的建筑里，本来住着她和父亲。现在，父亲死了。

龙吟醒来的时候是半夜，她看见墙壁上挂着的钟，时间显示是凌晨三点钟过一点儿。她忽然间就觉得饿，这感觉突如其来却又势不可挡，她在沙发上蜷缩起来，她的胃在痉挛。她佝着腰坚持着走到厨房，打开冰箱门，抓起一卷饼干，拼命往嘴里塞。她的脸上嘴周沾满饼干渣儿，她的身上她站着的地板上落满饼干碎

屑。一卷饼干飞快地吃下去，可随后，几乎是立刻，她又全吐了出来。她徒劳地放下手，转身，一步步走回到书房。身后，厨房的冰箱门大敞着。

她重又蜷在沙发上，双腿缩起来，她抱住自己的肩。她还是觉得自己很难过，这难过并不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减缓，事实上，它没有变轻反而更重。她闭着眼睛，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撕裂成碎片，火灼般痛。无人替代无人分担。

昔日和父亲相处的影像一点点在她眼前浮现，愈加明晰和亲切。

龙吟看着窗外一点点亮起来。陈姨来敲门，她叫她不要管她。

电话铃突然响起，龙吟从沙发上跳起来，紧握话筒。

（是父亲打来的！）

她想。

然而，她立刻惊觉，父亲已经不在人世，他永远也不可能打电话来了。

她不知不觉地把手收回来，茫然地看着电话，她永远听不到父亲的声音，而且再也见不到他了。

卡车从天而降。

巨大的载重卡车从天而降。

.....

龙吟渐渐滑落到地板上，任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，父亲的音容笑貌，仿佛触手可及。

第二章

龙吟的出生对龙在天而言，无疑是双重的打击。她的出生就是一个悲剧——她的母亲在分娩过程中去世。然而，在龙在天看来，更大的损失就是，龙吟不是男孩。从她孕育的那一刻起，她就是龙在天全部希望之所在。一个庞大的制药王国正等待着她的诞生，她将成为龙氏的主人——假如，她是个男孩。

龙吟的母亲，龙在天的妻子——秦婉，一个拥有和名字一样脱俗美丽的女人。不知道有多少女人想嫁给龙在天，嫁给他无疑就等于嫁给了金钱、地位、名声等等等等与之相关的一切。然而，秦婉却是真心地爱着龙在天。

但龙在天却不像她爱他那样爱着她。他一直在寻找一桩理想的“企业联姻”，他的婚姻对象必须对他的事业有所帮助，而秦婉得以披上婚纱的决定性因素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条件——香港海珠百货当家人的独生女儿。

龙在天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当个住家男人。他的生活里只有龙氏企业，已经完全容不下其他东西，他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悉数奉献给龙氏企业，同时也希望身边的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，对龙氏忠贞不渝。尤其是，他的妻子。

对龙在天而言，娶到秦婉唯一的好处也只是对公司事业有所帮助，仅此而已。当秦婉意识到龙在天对她其实没有爱，已经为时太晚。从秦婉嫁给龙在天那一刻起，海珠百货就开始注资龙氏，秦婉把名下的全部海珠股份毫不犹豫地交给了龙在天，龙氏企业的重要发展阶段由此拉开序幕。

龙在天给秦婉安排了一份“工作”，而秦婉在工作上的表现无可挑剔。

秦婉的工作就是做个完美的女主人——龙在天夫人。她是那么渴望得到龙在天真心的爱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她终于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了。这时候，她学会了隐藏她的真实感情。不是因为洞察真相后不再爱龙在天，纯粹是因为，不想让自己伤得太重太没有自尊。她对龙在天的照顾无微不至，就像龙氏企业里一名专司此职的资深职员，比如说，秘书。只要龙在天需要，不管白天还是黑夜，她总会及时赶到他的身边——为那些商业公司负责人准备盛大的晚宴，在大型答谢会上款待上百名宾客，策划一些恰到好处的表演节目……

与其说秦婉是龙氏企业的幕后功臣，倒不如说她就是龙氏的重要资产。她像苦练瑜伽的印度僧人那样苛责自己，严格节制自己的饮食起居，她的闲暇时间几乎全部交给了健身教练，所以在众多董事长夫人中只有她始终拥有着傲人的身材和气质。当然，她的着装品位更是无人比肩。

怀孕前，她的生活一直紧张忙碌却又空虚单调，有了身孕，无疑给她一成不变的生活带来重大变化。

龙家向来人丁不旺，在堂兄龙行云故去后，龙在天就成为龙家最后的子嗣，所以秦婉知道，龙在天是那么的渴望能有一个（最好是几个）儿子来传承龙家的血脉，在这一点上，龙在天和中国偏远地区的农民有着惊人的相似。而这就完全得靠秦婉了。在确认秦婉怀孕的消息后，龙在天欣喜若狂，他对她就像对待一位母仪天下的皇后。为了她腹中的婴儿——未来龙氏企业的继承人，龙在天对秦婉呵护得无微不至，疼爱到无以复加。

秦婉就要被推进产房了，龙在天握着她的手，热切地说：

“谢谢你，辛苦你了，一切都放心吧！”

没有人会想到，三十分钟后，秦婉死在手术台上。也许，秦婉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，她还没来得及知道自己辜负了龙在天的期望。

龙在天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安排了秦婉的葬礼，随后，他就开始考虑如何安排女儿的将来。

龙吟出生一周后离开医院，她被接回家交到保姆手上——她

是保姆带大的。也就是说，她的生活中只有保姆。还有陈姨，她负责管理这些保姆。

在龙吟五岁之前，父亲的地位似乎微不足道，他对她形同陌路，永远都是来去匆匆。而龙吟之于龙在天，简直是个麻烦透顶的小拖油瓶，在他四处旅行洽商的行程中徒增诸多不便。她才在拥有保龄球馆、网球场、游泳池等专门为她设置了 Baby-chair 的酒店里刚刚适应下来，一群保姆和随从就帮她把行李打点好，送她到另一个城市的度假村去了。那里有五十个房间和三十亩绿地的高尔夫球场，小小的龙吟因此常常迷路，每当这时候，她就站在那里放声大哭。

除此之外，龙在天的居所也不止一处。除了香港，他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和珠海都有房产，在三亚，离银滩最近的地方，他也造了一幢别墅，他还玩儿一样地在瑙鲁买下一块地，想要在那里也建一所大房子。

龙吟入住过一家又一家高档酒店，也在属于龙家的各式各样的豪宅里出入，童年时候的她好像始终在搬家，一刻不停。到后来，她已经习惯在陈姨说“好了”的时候抱起自己的布娃娃。毫无疑问，她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但是她始终觉得自己和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，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无意间闯入陌生人生日派对的小女孩。还在童年时，龙吟就不能不显露出与年龄不符的忧郁。

当龙吟再大一点的时候，她开始渐渐感受到，做龙在天的女儿所要面临的一切。就像她的母亲一样，她生来就注定要为龙氏企业奉献一切。

她根本没有所谓的家庭生活，她无法理解天伦之乐这个词的含义，不仅仅因为她没有母亲没有一个完整的家，更因为父亲对她毫不关心。他不过像个法定抚养人一样地尽些义务，从没有把对公司的热爱转移到她身上哪怕一分。

如果说以前秦婉能够接受这个事实，因为毕竟她是个成人，但对于一个稚嫩的孩童来说，这伤害实在是太大。龙吟从稍稍懂事开始就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的孤单，她从来都是孤零零的，一点儿都得不到来自于唯一的亲人——父亲的疼爱。她还小，还无法懂得如何去适应并且调整这种莫名的挫折感，最后，她只能把这

一切都归咎于自己长得不够讨人——不够讨父亲喜欢。

龙吟五岁生日以后，龙在天曾想过续弦。

将近两年时间里，龙吟就像个受世人瞩目的小童星，在衣香鬓影中频频出场。她看到了无数朝向她喜到极致的笑脸，这可是她从来没有过的体验，小龙吟只觉得眼花缭乱。然后，再一次，在她适应了的时候，这种生活戛然而止。龙家大宅重又恢复平静，平静到有些冷清。

那是秦婉去世后龙在天第一次认真地想她，回想她，他这才明白，像秦婉那样的女人是没有了，那样无私地爱着他和他的一切，那样无私地为他奉献出一切，甚至生命。可这种顿悟来得毕竟是迟了些。

龙在天宣布，终生不娶。

龙吟显得比同龄孩子早熟一点都不奇怪。

龙吟上学以后，开始竭尽所能地想讨龙在天的欢心。她常常在学校美术劳动课上做一些小礼物送给龙在天：一些孩子气的涂鸦、画着她以为的父亲画像、歪七扭八的烟缸。她小心翼翼地收藏这些小玩艺儿，想等到父亲回家时能给他一个惊喜。她想像，父亲看到这些礼物时的反应。

他一定会说：

“好漂亮呵！真棒，龙吟，你真是个小天才！”

这是孩子时候的龙吟片面的想法。

每当龙在天难能一次地回到家里，龙吟兴致勃勃地献上她珍藏已久的小礼物时，他总是马马虎虎地瞥它们一眼，轻轻叹口气摇摇头：

“你永远也当不了艺术家。对不对？”

有时候，当龙吟半夜从梦中醒来时，她会顺着蜿蜒而下的楼梯走下去，穿过重重长廊和迷宫样的大小房间一直走到龙在天的书房。书房里空无一人，桌上没来得及收拾的烟缸散发着陌生然而亲切的父亲的味道，每当这时候，小龙吟就会怀着无比虔诚的

心情，很小心地一步步走进去。

这是龙在天的房间，只属于他一个人，他在这里处理过许多紧急事务，签署过无数重要的公司文件，运筹帷幄、指点江山。小龙吟总是战战兢兢走近父亲那张宽大的、桌面嵌有真皮的办公桌，她那双小手轻轻地来回地在桌上滑过，然后，她会绕到桌子后面，爬上那张对她来说显得无比高大的皮椅，慢慢坐下来。

坐在父亲这张大皮椅上不仅让她感觉心安，更让她觉得跟父亲的距离又更近了一步。她觉得坐在父亲常坐的地方就能让她也变成他的一部分。小龙吟会假装自己正在和父亲对话，在她的幻想中，龙在天是一个愿意倾听并能够毫不犹豫就解答她全部疑惑的好爸爸。

一天晚上，当小龙吟又独自坐在那张大皮椅上幻想时，书房里的灯突然亮了，父亲站在门口。他看见小龙吟穿着薄薄的棉绒睡衣蜷在书桌后。

他满脸惊讶：

“你怎么会一个人跑来坐在这里？怎么不开灯？”

他走近女儿，一只手就把她抱起来，他带她上楼去睡觉。那天晚上，小龙吟兴奋得彻夜不眠，她一直回味着在父亲臂弯里那种温暖的感觉。

那以后，龙吟每天晚上都会跑到书房去，坐在大皮椅上等着父亲来抱她上楼睡觉。但是，龙在天却再也没有出现。

没有人向龙吟提起过有关母亲秦婉的事。她对母亲唯一的了解就是那张挂在客厅里的大肖像。那是一张巨大的全身肖像，画里的母亲美丽至极。龙吟总爱站在画像前，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她的母亲，她美丽的容颜。然后，她转身去看另一面墙，墙上镜子里的自己——她看到的是一只丑小鸭。

她胖嘟嘟的，而且腿好像也不是很直。

（难怪爸爸讨厌我）。

龙吟在心里这样想。

可能就是从那天起，龙吟养成了狼吞虎咽的吃饭方式，而且毫无节制。她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，如果她吃得又胖又丑，就没人会拿她跟母亲相比了。